



楚辭後語卷第五

招海賈文第三十六

遠	樂	禍	於	義	昔	虎	神	而	所	元	晁
而	哉	不	海	蓋	不	豹	離	不	依	之	氏
不	上	測	大	取	若	怪	散	可	欲	所	曰
復	黨	孰	泊	諸	楚	物	四	猶	乘	作	招
不	亦	與	淵	此	國	之	方	怛	雲	也	海
如	晉	上	淪	也	之	害	上	然	騎	昔	賈
已	地	黨	八	言	樂	故	下	念	龍	屈	文
故	宗	易	方	賈	者	大	無	其	遊	原	者
鄉	元	野	易	尚	招	招	所	故	遊	不	唐
常	以	出	位	不	海	其	不	國	八	遇	柳
產	謂	入	魚	可	賈	魂	往	至	極	於	州
之	崎	無	龍	為	文	而	又	於	以	楚	刺
樂	嶇	虞	神	而	雖	復	有	將	從	徬	史
亦	冒	而	怪	又	變	之	衆	死	已	徬	柳
以	利	可	其	浮	其	言	鬼	精	志	無	宗

諷世之士行險以徼幸
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浴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
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
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滄渤
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
趨峽嶸兮萬里一覩萃入泓坳兮視天若畝
奔螭出林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
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

黑齒棧齒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
牙踔嵌崖蛇首猗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誰邀
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
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
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
重淵高不迥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剡戈鋌君
不返兮春沉顛其外大泊泮淵淪終古迴薄
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

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
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
魂焉薄海若畜貨號風雷巨鼈領首丘山頽
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
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
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
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
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

須膠鬲得聖山捐蓋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占氏
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蓋大冶九
卿居祿秩山委牧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
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
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徵咎賦第三十七

晁氏曰懲咎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貞
元十九年宗元為監察御史乘行時年

三十三矣王叔文常執誼用事二人奇其才引納禁中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宗元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而宗元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乃徙柳州刺史以辛初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圯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吝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盛之有懲焉蹈前烈而不頽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咎口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駸步而

遐游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訃謨以植內兮欣余

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
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
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
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
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
退而保已兮惜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
兮衆呀然而互赫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
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適惟

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旣明懼乎
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
兮類磨麤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沂湘流
之汙汙飄風繫以揚波兮舟摧抑而廻遄日
霾曠以昧幽兮黜雲涌而上屯暮屑窳以淫
雨兮聽嗷嗷之哀援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
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
魂攢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

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
羈纍禁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
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
歲之寒暑兮猶賀賀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
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割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
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輶軻曩余志之脩
騫兮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
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
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
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
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
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
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
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第三十八

晁氏曰閔生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雅善蕭俛在江嶺間貽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愉而僕與四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為罪人頑人謂已耻辱雖在困事當云尔者然悔厲極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白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為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

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繆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鼯鼯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貞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

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貌艱列往則
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崑而企踵兮
瞻故邦之殷麟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
揚氛空廬頽而不理兮翳立木之榛榛塊窮
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
有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
勇于黜責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阨
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

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
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
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
鳧鶴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
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
聃日夜之拳孿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
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
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

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第三十九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又幽不還復貶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二易主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未云首丘鳴號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憐之然衆畏其才高竟廢不復云

惟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

凝泣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
 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惜翳而愈
 微歛騰踴而上浮兮俄澒濔之無依圓方混
 而不形兮顛純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
 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余以往路兮馭儼
 儼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
 風纏纏以驚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
 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颯以盪擊

兮忽中斷而迷感靈幽漠以澌汨兮進悒悒
而不得白日邀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
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崩騰上下
以惘惶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
瞰鄉閭以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
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嶠嶠以崑立兮水汨汨
以漂激魂恍恍若有亡兮涕浪浪以隕軼類
曠黃之黓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

佻儻兮心迴牙以壅塞鍾鼓喤以戒旦兮陶
去幽而開寤冒蔚象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
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僖仲
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
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浮
萍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荀
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
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

而曲顧膠余哀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
列茲夢以往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弔屈原文第四十

晁氏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楊雄
亦為文而頗反其辭自嶧山投諸江以
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洋以比鸞鳳周
鼎之窳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
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宗元得罪與
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鄉
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
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
困而知悔者其辭愍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
汨羅兮擘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
陳辭而有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
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衷
乳鷄伊嘍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
呂董喙以為羞兮焚棄搜黍犴獄之不知避
兮官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
火烈兮娛娛笑語讒巧之嘒嘒兮惑以為咸

池便媚鞠慝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
反實瑣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
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仲
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
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
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
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
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

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悞兮滔
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
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
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
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
霍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莽耀姱辭之曠朗兮
世果以是之為狂來余來之坎坎兮獨蘊憤
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

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屈之機
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
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
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
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萇弘文第四十一

晁氏曰弔萇弘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弔文公之
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成
周使告于晉魏獻子泄政悅萇弘而與

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溪曰萇弘其不
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及茫中行血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
弘肥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
誠然也宗元哀弘
之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
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
化仇姦權蒙貸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
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
高坼墜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

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
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
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薜蘿葺欣植血驪
折足兮罷駑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夔孤惴而
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
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
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
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賤

嫉虺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
從世兮焉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以致憤
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
而殄絕竭馮雲以狎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
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澗其不
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
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造知不可而愈
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

與為友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遼絕以不羣伯
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
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
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
兮敬弔忠甫

弔樂毅第四十二

晁氏曰弔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
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
報齊也迺先禮郭隗而毅在委質焉以

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
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間
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
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宗元
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
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
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
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顛傍徨燕復
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
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

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
能兮無以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
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
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跼陳辭
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
言余心之不臧

乞巧文第四十三

晁氏曰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傳
曰周鼎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見

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枯
棹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
鳩不能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
之鳴逝兮吾猶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
偽固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
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
騫要歸諸厚然
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
交羅挿竹垂綵剖瓜尖牙且拜且祈怪而問
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
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

自開利組絰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
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
僕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
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
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
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濱兩旗

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
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
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
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
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
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
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
倒逢喜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抵蹙中心甚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舉遷
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
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拊嘲似傲貴者啓齒臣
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
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
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
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
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

如漆左低右昂鬪鬪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
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縱橫不恤
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畜於臣怕使玷黜杳
杳騫騫窓口所言逆知喜怒默測憎憐搖唇
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
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暗抑銜冤孽眦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賊投有
此倚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

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
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
噐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
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
頰蹙喙唾宵嘔大報而歸墳恨低首天孫司
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
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
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啞舌納以工言文詞婉

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鬻
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
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衣朱裳手持絳節
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
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
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

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
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憤勿疑嗚呼
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
拙終身以死惟惕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晁氏曰憎王孫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
指讒佞而宗元做之焉

湘水之漉漉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

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
內以爭羣排開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
兮私已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
水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
兮更怒喧居民馱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後之仁兮受逐不

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禹稷
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遠大人聚兮孽無
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
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
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楚辭後語卷第五

楚辭後語卷第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是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翱
之所作也翱從韓愈為文章見推當時
性鯁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鬱鬱
無所發面斥宰相李逢吉坐此不振故
翱自叙云其交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
之昔歐陽文忠公嘗云始余讀翱復性
書曰此特中庸之義疏耳不作可焉意
翱特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耳最後
讀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成歎老
以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
非乃始大息至薄韓愈不反翱賦以謂
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耳

又云翺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
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為憂曰嗚呼
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
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
哉其重若是
故附見於此

衆賢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
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
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
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簞食
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

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
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
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
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
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平兮列高城以相維何
茲世之可久兮宜未念而遐思有二苗之逆
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
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

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况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遠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

之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詞於澗石蓋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談者尚之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園欲窮原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

任被遇

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
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
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
強戾使天下之人置然喪其樂生之心
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
際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
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儵然有
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畧無豪
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
也歟是氏錄其少作兩賦而獨遺此蓋
不可曉故今特收采而并著其本末亦
使讀者無疑於宜陵絕命之章云

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遶雷青
遙遙兮纚屬綠宛宛兮橫迤積李兮縞夜崇
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蔦綿

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
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
汝遲汝歸兮攜幼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舌蓋綠
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
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

所作也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
陽文忠公南豐曾公鞏與公三人相繼
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
爲一代之文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
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爲
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
楚語其輯之亂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
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

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
悲子所安兮是為有發於原之心而其
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唯此賦為
近於摘頌故錄其篇云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
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
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荀
蠹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為君

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烝甘
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
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
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
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
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
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
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

耶

毀璧第四十九

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泰甚故論者以為不詩若也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為奇乃為賢於他

語云

毀璧兮墮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為禍羞桃李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芝英兮禦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脫其纓愛胃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

泫泫兮猿鶴同社
瀑垂天兮雷霆在下
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
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
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
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
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卒章疑有誤字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實恕子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死其為此時年未弱冠

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
草木憔悴兮竊獨悲
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
晝日苦短兮夜未央
有美一人兮天一方
欲往從之兮路渺茫
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
願言思子兮使我

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
鷓鴣書號兮蟋蟀夜鳴
歲月徂邁兮忽如流星
少壯幾時兮老冉冉
其相仍展轉反側兮
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
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
涕泣交零願言思子
兮使我心忤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
山逶迤兮溪谷寂寥
登高望遠兮不自聊駕
言適野兮誰與遊遨

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
猿鳴兮麋鹿爲
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
遙願言思子兮使我
心勞

鞠歌第五十一

鞠歌者橫渠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
沒而聖學不得其傳至是蓋千有五百
年矣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書
中歲出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

十有餘年既自以爲得之矣晚見二程
夫子於京師聞其論說而有警焉於是
盡棄異學醇如也嘗見

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即以漸復三代爲
對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
正蒙等書數萬言間閱古樂府詞病其
語卑乃更作此以自見并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選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寐

兮日孜孜焉繼余乎厥脩并行側兮王收曷
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
庶感通乎來古舉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
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兮寥哉闕
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嗟審已茲乾乾
擬招第五十二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
臨受學程張之門其爲此詞蓋以寓夫

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為詞賦之
流也故附張子之言以為是書之卒章
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資道之微肖天之儀神
明精粹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食息皆有
則兮予何敢私顧弱喪以流徙返故居兮謬
迷圜豚放馳散無適歸曩慕羊羶聚附弗離
予哀若時魂莫予追乃命巫陽為予招之陽

拜稽首敢不祗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之以
辭辭曰魂乎來歸魂無東大明朝生兮啟羣
蒙萬物搖蕩兮隱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
魂兮來歸魂無南離明獨照兮萬物瞻文章
煥發兮不可緘夸侈侈大兮志弗厭魂兮來
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木萎實落材成兮
雖有時志意彫謝兮與物衰魂兮來歸魂毋
北幽都闇黯兮深蔽塞歸根獨有兮專靜默

有心獨藏兮各為德魂乎來歸魂無上清陽
朝徹兮文惚恍絕類離羣兮入無象杳然高
舉兮極驕亢魂兮來歸魂毋下素位安行兮
以時舍沉濁下流兮甘土首固哉成形兮不
知化魂兮來歸反故居盍歸休兮復吾初範
博厚以為宮兮戴高明以為廬植大中以為
常產兮蘊至和以為厨動震雷以鼓昕兮守
艮山以止暘秉離明以為馬兮御英風以行
車守吾坎以禦侮兮開吾兌以進趨資糧械
器惟所用兮何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
兮何適而非塗雖備物以致用兮廓吾府而
常虛縱奔騫以終日兮燕吾居而晏如惟冥
惟寂疑有疑無其尊無對其大無餘曷自苦
兮一方拘魂兮來歸返故居

天
言
卷
之
六

三



